

当代散文精品

珍藏本(下)

潘旭澜 主 编
李安东 副主编
潘晓翊



沈 阳 出 版 社

(辽)新登字 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散文精品珍藏本/潘旭澜主编,李安东副主编.-沈阳:
沈阳出版社,1995.6

ISBN 7-5441-0259

I. 当… I. ①潘… ②李… 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2373 号

当代散文精品珍藏本

(上、下册)

潘旭澜 主编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南翰林路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61.125 字数:1520千字
印数:1—6000

1994年10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潘晓翊
责任校对:谭晓君

封面设计:吴珊丹
版式设计:张辉

ISBN 7-5441-0259-9/I·72(精上下册) 定价:80.00元

《圣经》拟作

原 文

《约翰福音》第八章：

耶稣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怎么办呢？”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

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对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拟 作 一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面面相觑，他们自知都是有罪的。一个长胡子的法利赛人站出来说：“谁用石头打她，就能证明谁是没有罪的。”于是他们一个一个争先拿石头打那妇人，其中有两块石头还打在耶稣身上。

拟 作 二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摩西还吩咐我们不可作假证见陷害人。”文士说：“这妇人的肉身就是她行淫的证见。两个人的见证便是真的；我们有一群人。”那妇人说：“他们先是两个人，后来是一群人要强迫我行淫。”耶稣说：“摩西还吩咐我们，不可贪恋人家的妻子，你们都忘记了么？”法利赛人说：“这妇人是有罪的，你为这妇人说话，也是有罪的。”于是众人拿石头纷纷打在妇人和耶稣的身上。□

1992年5月25日

周良沛

(1933—)

诗人、散文家。江西九江人。1949年参加解放军，当过文工团宣传员、文化教员。1955年调任昆明军区创作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此后沉寂21年，70年代后期重新发表诗作。出版有诗集《枫叶集》、《饮马集》、《雪兆集》、《西窗集》、《拚命迪斯科》、《铁窗集》等，诗论集《灵感的流云》、《诗就是诗》等，散文集《白云深处》、《流浪者》、《香港香港》等。

乡 音

去年冬天，有个朋友的孩子要赶回美国去交博士论文。走的那天，风很大，很冷。送行的人都担心她那依然给人窈窕感的身上穿少了。她笑着甩甩披肩发，拍拍披着的外衣：“穿得挺多的。北京买的羽绒衣，又好又便宜！”海关卡住了大家送的那些食品，也让人想起她到每家吃饭时都是说：“好吃好吃！吃得我又增了几磅了！在国外吃的是维他命 ABC，在这里吃的是艺术！”而她的论文，也是关于中国文化的。在教授面前，她这华裔学生本身及她的选题，似乎就是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艺术。

现在，她要走了，一脸的天真，一脸的微笑，离开北京的家是高兴的，回到大洋彼岸的家也是高兴的。进关慢步后退向我们招手时，翘着那染着丹寇的手指向我们频频飞吻，仿佛要翩然起舞。孩子毕竟是在西方长大的，受的是另一套教养。我家在海外

的亲友，每看到一个孩子满18岁，在为他们能独立自主而高兴时，也总埋怨他们不要家了。一个个都像早年的开发者那样，浪迹四方，寻找工作，寻找爱情，寻找欢乐。只有当他疲于奔波而寂寞时才在家门口出现，那一脸胡茬、一身汗渍与烟酒味说明他成个男子汉了。我，在他们眼里，也是还不知疲倦地奔波于长城内外而很难想起家的人，总在他们倚门望归时浪迹大河上下。其实，就是那些离家而去的人，在海外也总记着自己是“龙的传人”，故土对于他，既亲切，又神秘。在那些移民太多的国家，常有寻“根”之说，华人也不可能是浮萍。这孩子来，当然还是希望她高高兴兴地回去；送走她，又怅然。不仅仅是难舍，而是陷入不解的哲理的苦恼。机场归来，看见沿途的池塘都结冰了，夏日一片绿荫的树冠，全是光光的枝丫。落叶归根的自然景象，特别引人想起许多在海外的亲友，心里是无名的烦乱。一到机关，就有人像报火警似地冲着我喊：

“快！正急着找你，上海的长途。”

出什么鬼事？长途？还是跟我没有什人事关系的上海来的？意外引起的不安，使我抓住话筒时不禁要把焦躁情绪找地方发泄了：

“你是哪里？找我干什么？”

“叔叔——”拖下很长的甩腔，声音轻到几乎有点神秘感。嘿！就是那调皮捣蛋的姑娘。

“还没起飞？”

“唔——”好像在这种时候，“是”与“不是”都是这个声音。
“我在上海虹桥罗！停一个小时就出境！”

“忘了什么话要交待？”

“不！要出境了，我只想听听家里人的声音。话，说不完又说完了……”

放下话筒，刚才晃过的那个不懂事的孩子的影子，已换成一

个感情深沉而持重者的形象了。我是她无数亲人中的一个，我也不敢说自己就能了解她此刻寻“根”后又去国的心情。可是我知道，不光是她想听到这声音。人，往往从声音感到自身，以至世界的存在。十年浩劫期间，囚禁一位老作家的牢房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那种无声，不是安静；而是空寂而恐怖，是失去声息的死亡。她害怕自己忘记人的语言，失去对自己的生存的自我感觉，每日把自己能背的唐诗、宋词、汉语单词不断不断地重复，以至看到自己的手说“手”，见脚说“脚”。这段时间，我也是被关着，当然是没有任何隔音设备的号子，于是，耳朵就有福整天享受高音喇叭里的“样板戏”。对这些戏的评价，见仁见智。可是，把它作为唯一的艺术，并强迫人家接受，还只准叫好，因此引起人们反感，不仅自然，而且必然。可是在彼时彼地，我偏偏还对它怀有好奇。因为即便是噪音，也比熬煎在令人心悸的死寂中好受。于是，我默默地跟着喇叭学戏，不仅难捱的时光可以这样打发，还像找到一个人对话似的。我高声唱道：“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看守“咣当”一声开锁踢门：

“这是革命人民唱的，你唱什么？好好考虑自己的问题——反动！”

“唱样板戏也不行？你是不让我唱还是反对样板戏？”

这些看守“熊”我顶威风，可他们自己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是得“夹紧尾巴做人”的人。当年说到“反对样板戏”，也是一顶载不动的大帽子啊。经我这么一说，他脸胀得通红，气鼓鼓地说：“你少捣蛋！”就“噶”地一声带上门，锁死了。“哈哈哈哈哈……”我岔开双手双脚倒在地铺上，笑得开心死了。我和世界对话了！从看守的气恼与无奈中，我感到自己的存在了。声音，声音，有声音的地方就有生活啊！

远离故土而去的人，她所恋的乡音，也许不是我这声音。半个世纪前卖去海外当猪仔的人我不了解，而这些年出外俭学而打

工的，听家里人说，很多是给餐馆洗盘子。我不喜欢为了证实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似乎就得说人家在饥寒交迫之中，才能对比对衬。物质的不富裕决不是幸福的广告，物质并不富裕者，也并非都不幸福。在国外，从富翁到乞丐都有做金元梦的，而金元，决不会从梦里流到自己口袋。

一个人如果没有取得“绿卡”——永久居住证，在那块土地上是不允许就业的，打工也是非法。人家愿意非法用这些人，是因为只要用合法工人的一半工钱就可以打发了。是否情愿，都得要干，否则，别无生路。活很累，钱是不好拿的。更重要的，这一半工资给人的卑屈感，却不是用克扣下的钱可以计算的。在发达的国家里，打工干粗活的，不多是这些外来人么？非殖民地上并非全是乐土。去年到吐鲁番的张贤亮在去交河古城遗址的途中，见一个背着旧而脏的挎包，脚蹬塑料凉鞋的美国人，蹒跚而行在黄尘飞扬的土路上，就像朝圣的苦行僧。作家们请他上了车，知道他是德克萨斯州人，大学毕业当过建筑工人又失了业，趁这机会来中国收集资料准备写篇关于古建筑的论文。他交不出那么多钱加入旅游团，就用穷办法：坐硬卧、上小摊吃面条。这些人邀他上车，他自然很感激。在葡萄沟他见到坐着轿车来的美国游客。异国遇同胞，喜出望外，一听乡音，想是一定可以搭同胞们的车回去。不想，亲爱的同胞全无同胞情，冷冷地反问他：“你交钱了吗？”是的，没有钱，就失去上帝。他垂头丧气，难堪地回到中国作家身边。大家热情地拿出各种品种的葡萄请他品尝。他激动地说：“我回到家，我母亲也是不停地让我吃、吃……”灰色的眼珠，闪亮的泪光。人到这里，才看出人心和金元在天平上的重量是无法等同的。我不以为物质的不富裕意味着幸福，然而人即便是睡在黄金上，也不会以灵魂的苦闷为幸福。身在异域熬出名堂的，苦了半辈子，算有了房子，有了汽车，要是看看挥金如土，开个舞会，耗费百万者，还不得不怨恨自己的汗水怎么如此廉价？空调

平衡的冷暖，调谐不了心底的炎凉。身感在异地的孤寂，就为寻“根”而延伸它的根须。而熬不出名堂的，有冰箱可里头是空的，为省电费就连插销也拔掉。冷天空调也怕开，早早坐在被窝里，睁着眼等黑夜早点过去。或是不顾风寒，踏雪寻友，以暖人的乡音消寒，纵然默默相对，眼光、叹息或微笑，都是无声的语言。心潮的暖流里，奔腾着黄河、长江……

亲友这时要看到《北美日报》、《华侨日报》或香港报刊有我的诗文，就根据它写信与我对话。美国“国际写作中心”负责人聂华苓看到我几篇作品的写作日期与地点，写信说：你这几个月怎么跑了那么多地方？我真羡慕你，出外一趟好像比我进城还方便。我只听这里地人在羡慕那边的人五洲旅游，云里雾里地飘飞，万没想到那些被人羡慕的人居然羡慕起我来了，是在她教学、写作得极其疲乏时。而我，在这里，真是从铁窗放回到天空的鸟啊。不是害怕回忆过去，想想比比，倒更容易产生不应有的知足。盼今天，是在铁窗里盼了多少年啊，毕竟是盼到了。就是平反许久，我的户口都在劳改队不给调回来。正因为什么都不是顺利的，给过我无数烦恼，因此最后的结局，就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的社会支持什么，往何处推进。我没彩电，没冰箱，也没一间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房。我自身的经历就告诉我：有未来，尽管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争来。我遇到过一些外国作家，当他们看到我们有几百种文学期刊，认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摩天大楼也算那里的艺术，而那里的文学作品要不当商品，多数只好抛开文学来留下人格的艺术。有的地方，有千奇百怪的报刊，偏偏没有一份专门的文学期刊，诗和小说只能生存在可乐广告与春宫画的夹缝中。文学与商业广告各有各的价值，但我对它们的选择，已经是不用写出来的答案了。当他们问道：“你能自由发表作品吗？你不怕重遭反‘右’的命运吗？”这些在我们生活中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经这么一问，倒不能不当问题来思考了。平凡得分不出

喜忧之事，很能嚼出新的滋味。我所以有今日的命运，正是我的命运的说明。

亲友在海外知我不幸，为我忧心；盼听到的，总是从生活得到信心与希望者的声音。

可是，父母、姨妈、妹妹每在电话里说“想听听你的声音”时；知道艾青的儿子深夜两点来电话把一家大小喊醒，说“要听听家里每个人的声音”时，我反而自我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自身存在的价值了。

声音，声音，乡音，知音……□

1983年12月14日北京

王一桃

(1934—)

作家。祖籍福建。汉族。生于马来西亚。在当地读完小学，后从事文化活动。1952年回中国求学，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并在大学任教。后转文艺部门工作，任《广西文艺》编辑。1980年赴香港定居，仍进行文艺创作和研究，为专栏作家。有《五十个文艺家之死》、《中国作家印象》、《香港作家掠影》、《我心中的诗》、《王一桃香港诗辑》、《王一桃诗歌艺术》、《香港文学之桥》等书出版。

太遗憾了,秦牧兄!

突然,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上午还在香港“大公园”中读到
你,下午就听到你在广州不省人事随即一去不复返的噩耗!谁敢相
信自己的耳朵?要是听觉有毛病听错了那该多好!

然而,这是事实,一个令人难以接受而又不可挽回的事实!秦
牧兄,试问世间还有什么憾事比这更令人心碎、催人泪下呢?!

你的身体,一向都是那样魁梧、硬朗,我1957年在东山寓所见
你是这样,1960年在文德路书店见你也是这样,1990年在香港敦
煌酒家见你还是这样。一直到去年,在中山举行的台湾香港暨海外
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见你仍然是这样巍然屹立,令人肃然
起敬!在我的心目中你是一棵大树,一棵绿意盎然的大树,一棵根
在中国、枝叶覆盖寰宇永远长青的大树!

——这样的一棵大树,怎能在没有雷鸣电闪的艳阳天突然倒

下呢？秦牧兄，这怎能不令人感到特别遗憾！

你的精神，一向都是那样充沛、饱满，走在坦途上固然意气风发、神采奕奕，满怀对生活的真诚和热爱；处在逆境中更是斗志昂扬，壮怀激烈，对理想的追求始终是那么执著！你一生三起三落，充满着传奇色彩；即使厄运逼得你走投无路，白云山的死神狰狞向你扑来，也无法把你掳走！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一道长虹，一道五彩缤纷的长虹，一道永挂天边璀璨生辉令全世界仰慕的长虹！

——这样的一道长虹，怎能在没有云雾弥漫的雨后晴空突然隐没呢？秦牧兄，这怎能不令人感到格外遗憾！

你的文笔，一向都是那样飘逸、潇洒，40年代你在香港写的杂文至今仍发人深省，50年代你在广州写的华侨题材小说至今仍引人入胜，60年代你的《艺海拾贝》和《社稷坛抒情》曾令人浮想联翩，80年代你各种体裁的大量佳作更令人拍案叫绝！思想的解放使你文思真正如地下水喷出了地面，笔下如晴窗和翡翠路无处不习习生风！你每年至少要奉献一两本作品集，使整个花城的芳菲都为你致敬！而那《寻梦者的足印》则让海内外读者看到你那通透的灵魂如何云游在充满着真善美的梦境……在我的感觉中，你是一股清风，一股令人精神为之一爽的风，一股自龙的土地吹向黄金海岸，吹向四面八方的清风……

——这样的一股清风，怎能在没有群峦叠嶂阻隔的原野消失呢？秦牧兄，这怎能不令人感到万分遗憾！

试问，世间还有什么憾事比这更令人心碎、催人泪下呢？秦牧兄，一个令人难以接受而又不可挽回的事实是何等残酷的事实！

然而，要是听觉有毛病听错了那该多好！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竟会在下午听到你在广州不省人事随即一去不复返的噩耗！上午分明还在香港“大公园”看到你——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突然！□

1992年10月14日夜，九龙得宝斋

石 英

(1934—)

作家。原名石恒基。山东黄县人。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新港》杂志社任编辑。1978年调百花文艺出版社，先后任编辑部副主任、副总编辑兼《散文》主编。1990年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出版有长篇小说《火漫银滩》、《血雨》、《同在蓝天下》、《离乱之秋》、《学海征帆》，散文集《秋水波》、《母爱》、《回声集》，诗集《故乡的星星》、《爱情·生活》，文学传记《吉鸿昌》等。

落日如画

人们大都喜欢看日出时的壮丽，我也是，海上日出啦，泰山日出啦，都看过，但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去年到新疆，当我们乘面包车迟归时，沙漠、戈壁滩上却笼罩上一层金色，我蓦地意识到已是落日时分，便请求司机师傅停一下。我不是照像的高手，也没有留下绝妙瞬间的奢望，只想录下在这难得的地点捕捉到的同样难得的感觉，使它永远映印在心底里。

视野的那边尽处是天山，很远又似乎很近，难以目测它的准确距离。这时引我注目的是那落日，它并不刺眼，甚至很温柔；那天山在我的感觉中也不只是威严，反而显得宽容慈祥，它承接着重落日，就像牧羊人接回他心爱的羊羔。在山那边——我视线看不见的背面世界，不知大山对它的骄子还有什么亲抚的表示；但我倏地意识到，一个我从未亲历过的空漠的夜晚就从现在开始，我

的脊沟间不由得一阵沁凉。司机师傅却全然不理睬这些，兀自吸着他的“阿诗玛”香烟，好像眼前的一切都已司空见惯。我平时那么厌烦烟味儿，而此刻，我却觉得他喷出的烟味儿也那么珍稀，在这空漠无依的环境中也能填充一些生气。

但昏暗并没有为烟火的一闪一闪而退避，它，肆无忌惮地扫了过来，像是一把大大的魔帚扫着荒原。这时，一切仅有的生命都畏惧地隐遁躲藏，连浪迹的野狐也寻找地洞。看来任何的狡诈有时也难以测度大自然变幻的深奥内涵。

而实际上，祖国的西陲广袤的空间并非一色昏黑，落日也有余韵，在天山的凹处还淌出半边金色，照见着一匹独身的红马；这里也并非一色的荒漠与戈壁，在离山较近的地方想必是有一块草原，远远地，我见那红马依然伏身啃着嫩草，竟毫不理睬迟暮的暗影驮在脊背。也许，只要心身从容，便能俯仰自如，任何沉重的负荷也会变得相对轻松，甚至毫无觉察。

我还发现，愈是在地旷人稀的西部，电线杆愈是密集。或许是唯其空旷，才使地面上的一切显得更加突出。电线无疑是这里最敏感的神经，系着边境的安全和各族兄弟的心声。当然，这时纵横交错的电线传递交流着什么，我却是听不到的，我只注意到有一只并非麻雀也并非乌鸦的灵鸟飞落在电线上。它仿佛是故意地蹬着足爪，活泼地显示着踩钢丝的本领，而决不是站立不稳；又像是谁派遣来的春的使者在弹奏悠悠琴音。我听不见这声音，但这荒原却能感觉得到，春天不会遗忘它们。

这时我觉得：荒原，夜的荒原，也便有了生气。哦，世界上原来并无绝对的静。你看，一匹红马，一只灵鸟，便熏得早春的黄昏温柔而多情。

司机师傅一直没有言语，他耐心地等待着我，等待着这落日从有到无，一支接一支的香烟融化了近于凝固了的时间，在一闪一闪的微光中悄然流动。直到我说了句“咱们回去吧”，他才随手